

## 第四場「羅葉的詩藝與詩史定位」

- 時間：107年5月27日(日)15:20-16:50
- 與談人：王文仁(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)  
楊宗翰(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)  
楊佳嫻(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)  
劉正忠(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)
- 記錄：何維剛(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)  
劉佳蓉(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)



圖一：第四場座談(右起：劉正忠、王文仁、楊宗翰、楊佳嫻)

### 楊佳嫻：

羅葉《我願是妳的風景》是我在清華教現代詩的選讀詩集。〈檳榔妹妹〉這首詩和臺灣底層文化結合很緊密。他有性別和國家的隱喻，可以剖析出不同層次的文化含義。他的語言很直白，有歌謠般明快的節奏。無論你是普通讀者，或專業讀者，都可以獲得讀詩的快樂。我是和羅葉風格非常相反的創作者，目前為止我可能沒有想寫羅葉這樣的詩，但很幸運的是我有辦法欣賞他的詩，而且知道怎麼把詩的好處傳達給學生。我和鴻鴻辦過重讀羅葉的講座，當時有位學生問：「如果羅葉像你們講的那麼重要，為什麼我們的教科書、詩選，都不收他的詩？」羅葉後期比較低調，他在年輕創作者的學詩過程中，沒有變成他們非讀

不可的典範對象。今年的衛星圖配上他的詩，是非常好的契機，而且他的詩是很適合教學的。我在這本詩集貢獻了一篇序，或許在啟蒙的層次上，可以幫助大家來認識這位詩人。

**劉正忠：**

楊牧編的詩選，選到羅葉的詩，並非湊巧，林志明老師跟羅葉去找了楊牧後，他記住羅葉了。在一些場合裡，楊牧自己對他的詩做了檢驗。我們怎麼定義他的詩呢？比如他有些現實性的詩，話語有行動力，為了這種「當場」的實踐力量，他犧牲了一些比較純粹性的東西。這是一種策略的選擇，同時他的文體有多樣性，這跟他從高中就嚴密地讀詩集、讀文學，甚至有意識融進西洋流行樂有關。所以羅葉有一點「雜」，但這是他的優勢，我們也許可以從中理出幾條脈絡來給予定位。

**楊宗翰：**

佳嫻提到，為什麼羅葉沒進去詩史？這個現象是怎麼來的？臺灣的現代詩史研究很喜歡用「詩社」做框架設定，這種框架設定很好用，每個詩人只要歸類：藍星詩社、現代詩、創世紀、笠。可是這種寫法很容易犧牲掉兩種人。第一種就是參加過很多詩社的人，另一種是極少參與詩社的人。另一點，當時臺灣前衛版的詩選和爾雅版的年度詩選，水火不容，很少能重疊被選入。羅葉是罕見兩本詩選都進入的詩人。根據這些條件，他早就應該被認識、放到詩史，但他沒有詩社所屬、沒有容身之處，所以沒有被放進來。這是臺灣做文學史一個應該矯正的現象，犧牲羅葉這樣的詩人滿遺憾的。

羅葉從不避諱跟一些口語、散文化的語言做搏鬥。但那輩的詩人，很多是把他當成洪水猛獸看待的。紀弦有句話：「詩是詩，歌是歌，我們不說詩歌。」就把詩跟歌做明確的截斷，幾乎後面詩人都受到影響。民歌運動嘗試補起來，那時洛夫、痲弦、鄭愁予的詩，一度大量跟譜曲結合。可是，八〇年代這個聲音又消失下去。羅葉出生在六十年代，活躍於八、九〇年代，我認為他那時在做滿不容易的努力。越到後面，他越放得開，甚至把百貨公司的型錄寫成一首詩。這種嘗試大家都不太敢做，因為我們太容易受到詩、歌區分的影響，任何歌謠的企圖，都被視作是一種墮落、跟歌曲靠邊。我們可以反省，詩、歌可以這樣分離嗎？是不是應該訴求一種詩、歌重新結合的可能性？最後，羅葉出了三本詩集，他不是一本的詩人，我們是不是應該拋棄以詩作長短、詩集厚薄度論英雄的時代？如果有好的作品、適合的作品，何妨在詩史中記上重要的一筆。

**劉正忠：**

透過序跋、書評這類文學批評以及嚴格的論文，雙軌重讀羅葉是必要的。若說羅葉是現代主義或現實主義，大概都有點道理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在寫當代詩。我們教科書裡最年輕的詩人，可能是六、七十歲，他寫的是幾十年前的某種感覺，對當代年輕人比較隔閡。詩有永恆性、有超時空性，但詩也有時空性，特別是現代詩、當代詩。我理想高中課本的現代詩編法是：最近兩、三年一批詩人放進來，過兩、三年再換掉一批。比如羅葉被收進來，但他不必盤據三十年，他就是好幾個套餐的其中一個。當代詩不斷輪動，就會把最新的感覺，或當代關懷給放進來。羅葉詩主要寫於 1990、2000 年代，他的詩滿反應時代的某些變動。他並非使用英雄主體在說話，而更接近凡人主體，他有他的階級認同，也有特定的思想情感，這就是我們臺灣的歷史、當代情感的歷史。

**王文仁：**

羅葉和林耀德都是六十年代的詩人，兩人都桀驁不馴、年輕早逝卻留下特別印記。羅葉的創作類型很雜，有生命的思考、藝術創造的探尋，還有社會、情愛、疾病等課題。我更喜歡他早期的作品。〈蟬〉是羅葉創作重要的開端，這首詩跟第一部詩集《蟬的發芽》，不只名稱意義有連結，更是詩人的早期形象。早期詩作可以看到他不斷想要振脫俗世，往高處追求的特色。羅葉詩有點自虐，他喜歡不斷凝視「死亡」，找尋超越境界和性靈力量的成長，這是他跟當時詩人不太一樣的趨向。〈作家、樹與果實之夢〉強調追求完美的作家，不斷超越自我，砍去舊的枝葉、老的傳統，在苦痛當中創造藝術。這是羅葉不斷詮釋自我、生命前進的一種方式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很多詩人都是從情詩出發，但羅葉早期的創作明顯缺乏這個區塊。《病愛與救贖》收了很多情詩，但大多充斥哀傷的氛圍。可以說病愛是病中救贖的萌發，最終體現於詩的寫作。

**楊佳嫻：**

我想談羅葉的〈溫泉〉，這首詩寫深厚的友誼，有非常靜謐的音樂效果。我以前很喜歡把這首詩讀成同志詩。詩人有他原始的寫詩動機，但他的動機和想法，不一定是這首詩唯一的解釋方式。如果讀者有辦法從文本脈絡，合理解釋出另一種意思，也是豐富這首詩的意涵。羅葉很能把一些東西的氣味，連結人生某些永恆的命題。像是〈風乾的魚〉或是〈老酒〉裡的氣味，和生死、邂逅跟友誼緊密結合，又具有強烈的地方風味。還有〈母，校〉，「母」校指涉空間，「母」又指向特定人物，因而「母校」是一個情感空間。羅葉因為病痛，似乎突然

可以停下來，回頭看到被遺落的學校、故鄉、母親，或者自己。這首詩很順暢質樸，帶有一點後悔，卻因此深化詩的情感。

## 母，校

畢業前就轉學離去的  
這所國校，在腦中風手術後  
悉心接納了復健的我  
恰似初始學步的孩童

成年後便漸受漠視的  
媽媽，面對如此生死交關  
又成為我遮風避浪的港灣  
溫馨猶如回到了搖籃

從沒想過會在舉步維艱下  
回去探望久別的母校  
從未料到是在病痛無助下  
補償親近寂寞的老母

母親陪我緩緩走在校園裡  
校園緩緩陪我走在母親裡  
我像一棵回家養傷的小樹  
掉著幾片羞愧如累的黄葉

### 楊宗翰：

羅葉詩可以從三大方向去掌握：論病體、論詩、對政治和社會的觀察。他的詩語言沒什麼要註釋的空間，就算對臺灣政治社會變化不瞭解，也沒有太大障礙。他的很多詩作，有沒有可能用 GIS 定位系統，做到文學地景的結合，進而推廣羅葉詩被認識的程度？另外，劉克襄也寫不少政治詩，但羅葉的層次感更豐富，這跟他深度參與運動有滿大的關係。他代表一個參與過學運的世代，但他會適時跳出來看當時情況。羅葉出版過不少小說、散文，只看詩作恐怕不夠。如果能併在一起看，就會有一個更完整的羅葉圖像。

**王文仁：**

羅葉的創作生命跟社會政治連結在一起，他常以臺灣為關懷場景，用一種比較鄉村、在野的角度，去觀看臺灣都市化的發展。他專注內在精神探索，也悉心在生活現場觀察剖析，〈我願是妳的風景〉和〈我的國家〉就有這種對話關係。他擅長避開濫情的抒情，藉詩說理。但我們很容易被他的作品感動，因為你看到的就是一個深情熱愛這個島嶼的人，試圖用生命去寫下這樣的作品，企盼我們的國家走出自己的光明。

**劉正忠：**

羅葉詩有多聲調，他沒有放棄詩藝的探尋，但也有很直白的時候。劉克襄的政治詩寫得不錯，很有時代感，如果要找一位政治詩跟羅葉最接近的前輩，可能就是劉克襄。好的詩最後會形成一種「代言」效果，替時代或認同相似的人說話，這首詩就能延續，這種代言是羅葉很強的能力。他的面向很多，我們有時候會不小心聽到他內心的呢喃，或者他對美的剎那的神思、嚮往，「多面向」代表這本詩集有不斷讀下去的可能性。

**楊佳嫻：**

我們常肯定羅葉抵抗威權、表達臺灣文化的作品。但對我來說，羅葉這些詩，跟他其他優美細微的詩，分量是一樣的。〈檳榔妹妹〉、〈我的國家〉確實表達了一種現實，但〈風乾的魚〉也是一種，他也具有代言效果，一樣能讓情感細膩的讀者，感覺被代言跟吸引，這兩邊我們可以公平看待他。



圖二：與會者提問

楊宗翰：

只談羅葉詩的反抗力量太單薄，他在運動中的挫折感，也值得玩味。羅葉不只有反叛威權的面向，還有一個強大的抒情主體，就像〈愛的前科犯〉這首詩。我整理七、八〇年代詩刊，有很多社會異議分子，他們用詩的形式表達想法。從羅葉到我們遺漏的這些人，都可以填補現代詩研究，讓它更豐富。

## 愛的前科犯

是的，我認罪，我是一名愛的前科犯，  
越獄的心住不慣牢房，  
無法停止流浪。從上一具肉體到下一具肉體，  
駐站  
我無可救藥，漂泊是毒癮  
彷彿她們就是一座座牢房，你就是我的牢房  
蘊藏著夢的岩層、禁採的秘密、  
以及從坑洞裡挖掘提煉出來的  
愛——鑰匙  
難怪他一有機會就會想鑽入漆黑的坑洞，  
你是我靈魂的原鄉。我所言不假，  
忽然之間，世界變了，那一切頓成謊言  
巧克力是甜蜜的咒語，  
或者借玫瑰、  
我曾經聆聽那臉上一行行的淚水宣讀我的罪狀  
將一切帶走，  
豐碩又化作虛空  
時間是最沉重的鐐銬，  
與背叛，活像個逃犯，甜言蜜語的修辭學  
詐騙、偷竊了她們的私密、強盜犯，各種罪名  
厚厚寫成風流（絕情）的檔案。  
厭倦了逃亡；  
如同罪犯甘願住進那牢房。

**鄭毓瑜司長：**

詩史該怎麼寫？今天是一個最好的時刻，有學界同仁、各年齡層的朋友、不同領域的同好，碰撞出跨界的可能性。我們也可以測試，這樣的活動對於詩史有什麼效用，未來也許就會有更多不同方式展演羅葉和其他現代詩人。



圖三：鄭毓瑜司長（右一）於座談會末總結致詞